

当代作家丛书

廖华强

泣歌伴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当代作家 丛书

泣歌伴我

廖华强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带来金钱世界的种种腐朽和没落。在这个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急剧交替的洪流中，无数人在抗争，有人沉沦了，有人发迹了，也有人用生命和热血铸造了事业和理想的丰碑。

作品中的曾炳楠、倪成、李立健、李芝、可女等，无论是来自穷乡僻壤的打工妹，还是才华横溢的记者作家、飞黄腾达的经理，均栩栩如生，质朴感人、千姿百态，是近年来反映深圳生活的少有佳作。

泣 歌 伴 我

廖华强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十堰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0印张 2 插页210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ISBN 7-5354-0568-1

I·498 定价：4.60元

序

蔡运桂

一九九一年初，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室、湛江市作协、《当代作家》编辑部联合在湛江市召开了“廖华强长篇小说研讨会暨小说创作座谈会”。我原定参加会议，出发前因故不能赴会，甚感遗憾。当廖华强长篇小说《泣歌伴我》要出单行本时，希望我写个序言。我凭着一点还债之念，欣然答应了。

我作序时读的是发表在《当代作家》上十六万字的《泣歌伴我》。自那次研讨会后，作者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已经增加到二十万字。现在我按修改前的作品写序，涉及对作品的评价，难免有不妥之处。不过，作序往往不是严谨的评论，有的是借题发挥，对作品本身评述甚少；也有的写成一篇缜密的作品评论。而我写的这篇序言，二者兼而有之，这也是我近期为一些作品写序的习惯。

廖华强由于勤奋笔耕，写出了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并屡次获奖，实在难能可贵。《泣歌伴我》是他在深圳生活一年多之后写成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从雷州半岛到了深圳特区的新天地，凭他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追求，在二十多天里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稿，可说是文学创作的“深圳速度”。作品直接切

入深圳现实生活，从大环境到小环境都写得十分逼真。既展示特区生活的发展变化，又表现了特区人的拼搏、追求与困惑，而且也揭露了阻碍特区前进的腐朽的东西。如封建特权、官僚主义对人事制度的干扰；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特区人的腐蚀等等。这种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斗争，造成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沉浮起落相互交替，构成了特区错综复杂的生活画面。所以说，作品不是一曲胜利者的凯歌，而是创业者的艰辛历程，其中包含着多少忧伤和血泪。从这方面看，有人说作品具有悲剧意识是有道理的。

廖华强一心扎进特区生活的底层，以接近于生活实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出了特区各类人物的行为和心态。表现了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和社会责任感的强烈。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不能远离生活的。前几年出现一些追求所谓“空灵”的作品，所谓“空灵”就是提供读者以更为广阔的想象天地，使作品意蕴显得更加丰富。不过也有一些胡乱发泄一点小感觉、小情绪、令人感到费解的作品，这种作品实际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二为”方向，把文学创作变成个人的“玩物”。所以“玩文学”、“玩艺术”也成了部分人的时髦用语。廖华强的创作实践与那些“玩文学”者是格格不入的。

有人说，文学创作不要有政治价值取向，一旦具有某种政治价值取向，就会失去审美魅力。这种观点象幽灵一样在文艺家的脑海里盘旋，至今仍在影响着某些作家的创作。我们不说文学从属于政治，不能按某种政治观念或配合政治运动进行图解。但不能否定文学有一定政治价值取向。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审美观是离不开一定政治价值取向的。不

过这种政治价值取向，不是用政治概念特别说出，而是在作品人物以及作家对人物所取的态度中自然流露出来。作家的立场观点不同，其政治价值取向也迥然不同。廖华强在《泣歌伴我》中，对疾恶如仇，爱文学事业甚于爱自己的生命，不向任何恶势力低头的曾炳楠的歌颂；对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敢于把行为不轨的顶头上司拉下马的张以宏的钦佩；对倪成从英雄蜕变为狗熊的惋惜；对老奸巨滑、不学无术的何太祥的憎恶；对玩弄女性、放荡堕落的陈放的鄙视；对幼稚单纯的打工妹可女的同情……所有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政治价值取向，也是作家的审美情感的体现。

《泣歌伴我》是地道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描写了特区新闻和工商界各种各样的人物，但主要笔力是塑造曾炳楠和张以宏两个主要人物，通过他们把工贸报和兴发公司两组矛盾交叉起来，写得朴实自然，没有造作痕迹。也许因为如此，作品显得有点平实，但平实并非文学创作的短处。文学史上有许多朴素见真情，平中见奇的佳作。《泣歌伴我》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特区诞生的辉煌建设的艰辛前进的悲壮紧紧牵连着小说中每个人的命运。有什么办法能充分再现当时的生活氛围和人物形象呢？绞尽脑汁才发现该用情感！浓浓的情感原汁原味不含任何雕琢的成份。于是我故意淡化人和景物的细碎描写，用最最实在的语言对特区环境和人物情绪作逼真的渲染。”作者这种写作意图或创作探索是可贵的。它比那些离开生活、矫揉造作、哗众取宠的作品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古人说，文以情动人。我在《艺术情感学》一书中，把情感作为艺术的最本质的特征。真情实感是文学感人的第一要素。如果《泣歌伴我》在拨动这根

“情感弦线”时更有力度些，作品对人物心灵的挖掘更深一些则更好。倪成与张以宏的冲突表面化把作品矛盾冲突推向高潮，这是剑拔弩张的时刻，作品不应避开倪成与张以宏的正面冲突，以让利剑撞击出耀眼光芒来。另外，曾炳楠的不幸谢世也是一场令人揪心裂肺的悲剧，完全可以用浓墨重彩抒情，让周围人物产生强烈反响，给人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若能在这最后一章把悲剧气氛写得浓烈些，不仅可以增强作品的悲剧意识，使人们对这位有才华、品德高尚的记者不能成为特区人而与世长辞流下同情之泪，而且可以引人深思反省，以防这种悲剧的重演。不过，经过一番修改的作品，也许弥补了上述之不足，但愿我说的成为多余之言。

由于怕延误作品的出版，我仅粗读一遍，读得匆忙，写序言更是仓促。有不对之处，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8月11日急就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都是一派小孩子的胡言乱语，请别放在心上，忘记它得了。

——摘自一个女人的信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

第十六号强台风在南中国海面上空形成。它以中心风力十二级以上，风速每秒五十四米的速度，夹带着暴雨向偏西方向移动。所经之处，波涛汹涌，巨澜滔天。摧枯拉朽，荡涤天地！

此时，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正经受着这场暴风雨的洗礼。那一节节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象雨后春笋般屹然接壤在香港的土地上。

这就是经济特区深圳——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扇对外打开的窗口。象一块巨型磁铁，它吸引着无数向往改革开放的人们。

刚刚恢复交通的海南岛海口市长途汽车站门前，人迹稀少。但在候车大厅里，却站、坐着二十多个衣着整齐的年轻姑娘。从那些胀鼓鼓的行囊、一张张兴奋的脸蛋上可以猜出，她们要出远门了。

姑娘们当中，有位小巧玲珑的少女，长得白白粉粉，又黑

又大的眼睛在小鼻子上方眨得极天真，十足一个逗人喜爱的布娃娃。紧靠她的是一位手粗腿壮、脸圆唇方的女孩子。她俩正专注地盯着候车大厅角落的另一位姑娘在窃窃私语。那姑娘身材颀长，短发齐耳，气质高雅。一双凝神的眸子对着脚下的积水，痴痴地不知在想些什么。

晚上九时许，自海口发出的夜班车，已颠簸在雷州半岛泥泞的红土公路上。

多长的旅途！姑娘们终于觉得该找个伴儿聊聊了。

“请问要去哪里？”

“深圳。”

“你呢？”

“深圳。”

“她呢？”

“也是深圳。”

啊！大家一路同行！

第一章

曾炳楠是一位个头适中，白皙斯文的小伙子。差点把眼镜弄掉，他才挤上一列火车。找位子坐定后，便向妻子倩意和女儿兰兰招招手。

妻子抱起女儿挨近窗边，悄悄说：“到了那边，别忘了来信。”

他狠劲地点点头。

女儿却尖着嗓子说：“爸爸，你到深圳去，真的不会忘了我和妈妈吗？”

看看周围的旅客，曾炳楠倏地红了脸。

“怎么会呢？小傻瓜？”

“因为深圳有比妈妈漂亮好多好多的女孩子！”兰兰还是一本正经的。

哄——一车笑声。

倩意也笑了。表情却是有点酸溜溜。显然，兰兰的话正出自她的担心。深圳那边近香港，什么香风臭气没有？但丈夫要奔事业，她有什么法子？

“兰兰!”倩意用手捏了捏女儿的小屁股,“乱说些什么呀!”

曾炳楠不无尴尬地笑笑,伸手拉过兰兰,在她的小脸蛋上亲了亲:“好女儿,爸爸什么时候都会想着你和妈妈的,别担心啦,啊?”

兰兰便一脸的灿然。倩意的眼眶却忽地红了。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他分明看见她背过脸去擦泪水。

唉,女人啊!曾炳楠想,又不是去打仗!竟也儿女情长。他猛地转过头来,想甩掉一家子离别的不快。风,扑进车窗抓弄着他的头发。看窗外景物的飘忽,说实话,他的心也有那么点儿空荡荡的。这次借调去深圳工贸报,什么时候能正式调入,未知数!深圳那边的生活、工作如何,全是谜!

但为什么在粤北干得好好的,偏又要离乡背井到深圳去呢?

一时也难以说清楚……

下午三点,曾炳楠便到达深圳火车站。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终于找到了泥岗村二十八幢。

这是个新建的住宅区。刚创办的工贸报就暂时租借二楼的一个单元办公。附近是个什么新工地,推土机、打桩机在不停吼叫,汽车穿梭似地来往不息,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溅起一片污水和滚起一阵阵黄尘。

站在报社的招牌下,曾炳楠下意识地拍拍头上的尘土,轻轻弹了弹西服的领子。这套西服是倩意赶在他来深圳前特地选了料子托人做的。还要结上条领带,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在家那阵,他有一套稳重的中山装,可倩意说,深圳那地方近香港,没有西装行不通。想到这,他自嘲地笑笑。

就在这时候，一位又矮又小黑不溜秋耳眼鼻笑成一堆的汉子迎了出来，他便是鲁平。握手。互相问候。领曾炳楠进了报社。

“你这小子，怎么不事先告诉一声，好到火车站接你？”鲁平边倒茶水边责怪说。

“你呀，一个大报社连个电话机也没有，叫我……”

“哦，”鲁平拍拍脑门，歉意笑笑，“刚创业，你看看，条件还很艰苦的哩，不过，全特区不都是先这样过来的吗？老兄，将就将就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来，参观参观我们的地盘再说。”说着带曾炳楠在三房一厅里兜了一圈。

厅不大，到处堆满试刊的报纸，稍大的房间摆着几张铅皮桌子，便是编辑和记者工作的地方。另两个小间，一是给单身汉们挤着住，一是用作报社财会的工作房。

一切都显得十分拥挤和凌乱。

曾炳楠不由皱了皱眉头，问：“他们人呢，你不是光棍司令吧？”

“哪里，都采访去了。”鲁平连忙解释说，“刚开张嘛，人手少些，所以才请你来。你来，副刊便有人入主，我也就放心了。”

曾炳楠笑笑。什么？这就是多少人朝思暮想的深圳吗？在粤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他干得多好！既是文化馆一份文艺报的主编，又是韶关市有名的青年作家。鲁平是他华师大的同学，不知何时已闯荡到深圳来，并当起了工贸报的创始人。接到鲁平的信，正逢深圳名声大振。曾炳楠思忖再三，还是按兵不动，于是鲁平就“三顾茅庐”，硬是把他给拉来了。

“老兄，既来之则安之，这里比内地好，象你这位才子，大

有舒展的机会哪！”

曾炳楠又淡淡一笑，“别他妈卖嘴皮了，我又不是外人，说吧，怎么安排？”

“你的意思呢？”

“老总是你，要宰要割全由你了。”

鲁平又把鼻子眼睛笑作一堆：“好样的，我暂时兼编一版，比你先到的两位编辑，连吃奶还要人教，等我找到合适的再说。你主编四版，一张报纸，一版过得硬，四版办得活，门面就撑起来了。好好干吧！”

这样，曾炳楠就在深圳开始了他的专业编辑生涯。

第 二 章

几乎和曾炳楠到达深圳的同一时间，李芝、可女和春金也到达深圳汽车站。李芝不作停留，上了去蛇口工业区的中巴。可女便等前来接她的表哥。表哥在一家公司当业务经理，靠关系为可女找到一份宾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

“哎，你准备去哪呀？”表哥来后，可女转身向愣愣地盯着四周那些高楼大厦的春金。春金这才从繁华闹市中回过神来。

“嘻嘻……”她不知所措地笑笑。

表哥便问可女：“她也是海南来的吗？”

“五指山的。”春金抢着回答说。

“哦，那么是老乡了，一起到我们那里再说吧？”

“哎。”春金便拉可女钻进了表哥开来的面包车。

面包车很快兜进了深南中路，两旁的高大建筑群从车窗边扑闪而过。再拐一个弯，深南路便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不一会，车子在一幢楼房前停下。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表哥对可女说。下了车，春金忽然追上来。问：“哎，我也想在这里找份工做。”

可女和表哥同时瞪大一双疑惑的眼睛。

“怎么？你还没找到工作呀？”

春金使劲摇着头。

“没工作为什么来深圳？”

“人人都说可以找到的。”春金愣头愣脑地说。

这时，可女就附在表哥身边说：“如果方便的话，就帮她找一份，我也好有个伴呢。”

表哥迟疑片刻，说：“那就一起去看吧。”

经理室很静，连空调机的风声也可以听到。桌子旁边坐着个帅气的小伙子，很年轻的。听表哥介绍，他就是这家宾馆的总经理。

“总经理姓洪，”表哥上前作了介绍，“我表妹，可女，这位是她的同乡，叫春金。”

“都很秀气的女孩子嘛。”总经理把两位姑娘打量得不好意思起来，然后对可女表哥笑笑说：“哎，你不是说好来一个的吗？”

“都一并收下吧，相信她们会干得很好的。”

总经理想了想，问：“你们干的将是餐厅工作，不嫌辛苦吗？”

可女和春金齐声回答：“不。”

总经理笑笑，算是答应了。

找宿舍住下后，可女对春金说：“洪经理人挺好的，啊？”

“这么年轻就当经理，我原先还以为经理都长大胡子戴老花眼镜的呢。”

“可不是嘛，听表哥说，深圳的经理都很年轻哩。”

“在经理办公那地方，有个小姐真漂亮哟。”春金羡慕地说。

“那是秘书小姐，会说外国语呢。”

“跟电影里的那样，女秘书就是经理的情妇吗？”

“嘘——”可女忙对春金打手势。

完后二人捂着嘴巴咕咕地笑。不一会，比可女和春金先来工作的服务员便领她俩上餐厅。餐厅主任和领班的都是广州人，操着广州普通话作了很别扭的自我介绍。可女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主任姓冯，领班的姓苏而不是姓骚。

“就叫我苏仔好了。”他说，“刚开业不久，我们的客人不算多，有饭大家食（吃），有工大家做。对面报社叫工贸报，几位记者是常客。记者，知道吗？无冕皇帝，对他们招呼要周到些。”接着，苏仔就手把手教可女和春金干起工作来。

第 三 章

李芝躺在四海宿舍区一个单元的架床上，手拿老板送给的基督教宣传小本本，陷入深深的沉思。

她真的莫名其妙地相信起命运。命运把她从海口市抛向天涯海角，再把她从天涯海角抛到这里来。命运无所不能。它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痛苦，也可以让你幸福。

命运啊，难道真的可以主宰一切吗？

一个多月了，不知命运在捉弄自己，或是自己在改造着命运。反正，李芝由一个乡村女教师摇身一变成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一家独资企业的厂部女秘书。

老板是个基督信徒。在蛇口，他用他那颗迷信和科学糅合在一起的脑袋，把一间现代化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

李芝暗自庆幸有那么一次机会。要不，是不那么容易就到深圳来的。那是她特别痛苦的日子。噢，不好启齿的痛苦。整个暑假她打算都在外地度过。形单影只到了广州。下一站将是南海的西樵，仁化的丹霞，再往下，她要寻找一个人，一个搁置在心头许久许久的人。

但就在李芝准备离开广州那天，她的命运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漫无目的地在越秀桥下车后，又无缘无故地拐进了黄华路。

一张醒目的布告摆置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大门旁。广告上写明招聘各类人才，落款是深圳市派驻广州的招聘小组。

眼睛倏地一亮，她匆匆进入党校找到招聘组。招聘组设在校务处。应聘的人还不少，把招聘组围了个严实。拉拉裙裾，理理鬓发，李芝便挤了进去。

“同志，我要去深圳工作。”她气喘吁吁。

“为什么？”招聘组的人问。

“深圳好。”

“好在哪里？”

“那里只有进步，没有落后，只有文明，没有封建！”

招聘组的人笑了。

“你说深圳有这么多好条件，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招聘组

的人显然是来了兴致，对李芝提问说。

“它适合我各方面的发展。”

“真的吗？”

李芝狠狠地点点头。

“好，先谈谈你的专业吧！”

“海南师专中文系毕业，兼懂外语。”

“口语还是笔译？”

“笔译口语都不差。”

“能说来听听吗？”就有人用英文和李芝交谈。这是一位和李芝年纪不相上下的姑娘，非常现代化的衣着，略具男性潇洒的风度。李芝真觉得相形见绌了。但她壮了壮胆子，用英语和深圳女郎对起话来。在场的人便听得目瞪口呆。会话完后，深圳女郎向李芝伸出手。……个把月过去了。就象来深圳前那次强台风荡涤一切，李芝把自己的过去也忘得一干二净。特区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使她获得了新生。比如，她拼命地学习，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向生活索取本该属于女孩子的一切。

四海宿舍区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子，下班的时候，热闹得简直就象个集市。与寂寞的乡村生活相比，李芝感到十分充实。虽然曾经为人师表，但她从没把这段历史跟同宿舍的女孩子们说过。她要跟她们厮混一起，她要好好享受当女孩子的一切欢乐。

人，特别是女人，要是没有了许多羁绊该多好！

李芝从床上坐起，发觉窗外的天已麻黑，千百个窗口的灯光象贴在天幕上闪闪发光的鳞片。同宿舍的女孩子都出外散步了。李芝才猛然记起，今天是周末！